

《世界经典名著》



毁灭

〔俄〕法捷耶夫



Annex

毀 灭

[俄] 法捷耶夫 著
鲁 迅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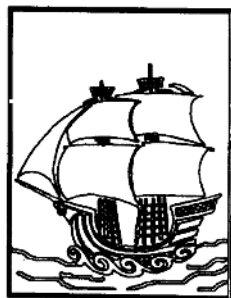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名著百部

39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毁灭

[俄] 法捷耶夫 著
鲁迅 译



《毁灭》描写了1919年夏天和秋天活动在远东的一支以矿工为核心的小小的游击队，如何在对抗白匪和日本干涉军的追击中，同敌人周旋，受到严重损失，最后只剩下少数人突破死亡去迎接新的战斗的故事。

毛泽东同志说：“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，它并没有想去投合世界读者的口味，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；至少在中国，像大家所知道的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”

作者亚历山大·法捷耶夫（1901—1956），是苏联优秀的作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他的不朽杰作《毁灭》和《青年近卫军》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“里程碑”式的作品，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名著。

第一部

一	木罗式加	(7)
二	美谛克	(15)
三	用嗅觉	(24)
四	孤独	(31)
五	农民	(37)
六	矿山的人们	(43)
七	莱奋生	(52)
八	对头	(63)
九	第一步	(7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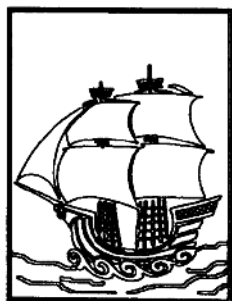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部

一	在部队里的美谛克	(89)
二	开始	(101)
三	苦恼	(115)
四	路径	(128)
五	重负	(144)

第三部

一	美迭里札的侦察	(161)
二	三个死	(175)
三	泥沼	(193)
四	十九人	(207)

第
一
部



— 木罗式加

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的指挥刀，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。从野外流来了荞麦的蜜的气息。在头上，是七月的太阳，浮在热的，淡红色的泡沫里。

传令使木罗式加，正用鞭子赶开那围绕着他身边的发疯了似的鸡，在篷布片上晒燕麦。

“将这送到夏勒图巴的部队去罢，”莱奋生递过一束信去，一面说，“并且对他们说——不，不说也成，——都写在那里了。”

木罗式加不以为然的转过脸去，卷他的鞭子，——他不大高兴去。无聊的上头的差遣，谁也没有用处的信件，尤其是莱奋生的好像外国人一般的眼睛，他已经厌烦透了。这又大又深，湖水似的眼睛，和他的毛皮长靴一同，将木罗式加从头到脚吸了进去，而且在他里面，恐怕还看见了木罗式加自己所不知道的许多的事情。

“坏货，”生气似的眯着眼睛，传令使想，——照例立刻下了结论了，“犹太人都是坏货。”

“为什么老站在那里的？”莱奋生发怒说。

“但是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，同志队长，一要到什么地方去，立刻是木罗式加，木罗式加的。好像部队里简直没有别人一样……”

木罗式加故意称作“同志队长，”还他一个职分，平常是简单地称呼名字的。

“那么，我自己去么，唔？”莱奋生冷嘲地问。

“为什么要自己去呢？人们多得很……”

莱奋生带着人们用尽平和的方法，还是说不明白的阴凄凄的相貌，将信件塞在衣袋里。

“到经理部长那里去缴了枪械来。”他用了极冷静的调子说，“并且你可以离开这里，我用不着你那样多讲废话的东西。”

从河上吹来的软风，梳过了顽固的木罗式加的卷毛。小屋近旁，枯焦的苦蓬丛里，螽斯不疲倦地在赤热的空气中打鼓。

“且慢……”木罗式加不服地说。“拿信来……”

一将信件藏在小衫和胸脯之间，较之对于莱奋生，倒是对于自己说道：

“叫我走出队去，那是断乎做不到的，缴械就更不行了。”他将满是灰尘的帽子向后一推，用了快活的，响亮的声音，添上去说：“哪，朋友莱奋生，因为并不是为了你那漂亮的眼睛，我们这才动手来革命的呀。你我之间……明白告诉你，像我们矿工……”

“就是呵，”队长笑了起来，“但你开头竟这样地开玩笑……这蠢才……”

木罗式加抓住莱奋生的衣扣，拉过他去，很秘密似的低声

说：

“真的，朋友，我正要野战病院里的华留哈那里去，全都准备停当了，你可恰恰拿出你的信件来。所以蠢的不是我，倒是你哩……”

他用那绿褐色的眼睛，狡猾地使一个眼色，并且笑了出来——直到现在，一讲到他的妻子，在他那笑影中，也还露出霉菌一般多年滋长在他那里的猥亵的基调。

“谛摩沙！”莱奋生向着呆站在阶沿那边的孩子，叫道：“去管燕麦去：木罗式加要出去了。”

马厩旁边，工兵刚卡连珂跨在翻转的洗濯槽上，整理着皮革的包裹。闪闪的太阳照着他光着的头，——他那暗红色的须髯的结子，纠缠得像毛毯一样。砥石似的脸俯在包裹上，宛如挥着铁扒一般地在用针。强有力的肩头，石白似的在小衫下面摇动。

“什么，你又出去么？”工兵问道。

“是的，工兵阁下！……”

木罗式加直得如弦，将手掌举在未必适宜的处所，给他一个敬礼。

“稍息。”刚卡连珂谦虚地说，“我也有过你那样蠢的时代的。叫你去干什么呀？”

“哼，小事情；队长叫我去运动运动。要不然，他说，你大概就要生孩子了。”

“混蛋，”工兵用牙齿咬着线，一面在嘴里说，“废料。”

木罗式加从马厩里拉出他的马匹来。那强壮的小牡马，注意地耸着耳朵。它有力，多毛，善走，而且很像它的主人：有着亮亮的，绿褐色的眼睛，一样地身子苗实，脚是弯的，一样地单纯

的狡猾，并且诡谲。

“米式加……好，好……这恶魔，”木罗式加将革带收紧，爱抚地喃喃地说，“米式加……好，好……上帝的牲口。”

“如果有人好好地看一看你们俩里面谁聪明，”工兵认真地说，“是不应该你骑着米式加走，倒应该米式加骑着你走的，真的呢。”

木罗式加从园里骑着跑出去了。

野草蒙茸的村路，向着河那边。河对岸展开着荞麦和小麦的田，浴着日照。在温暖的，朦胧的远处，颤动着希霍台·亚理尼连峰的青尖。

为了谷粒的甜味，木罗式加的鼻孔张开，脸上的皱纹也伸直了，他的眼睛晃耀得象长明灯一样，而且深深地一起一落，又宽阔，又调匀，象给太阳晒热了的锅子的，是他的胸脯。

在胸膛里——由不能知道的远祖的静穆的黑土之力——已经几乎被煤屑所蚀的魂灵，便波动起来了。

木罗式加是第二代的矿工。被上帝和人们所破败的他的祖父，还是耕种田地的，他的父亲才用煤来替代了黑土。

当嘶哑的汽笛叫人们早上换班的时候，木罗式加生在第二号竖坑相近的，昏暗的小屋里了。

“男的么？……”当矿区的医生走出小屋子，告诉他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时候，父亲问道。

“那么，是第四个了……”他和善地计算。“好热闹的生活……”

后来，他穿起防水布的，满是煤末的短衫，去作工去了。

到十二岁，木罗式加就和汽笛一同起身，推手车，说些不必



要的，大抵是粗野的话，学会了喝烧酒。苏美的煤矿的四近，有许多酒店，至少是不亚于打洞机器的。

离矿洞一百赛旬的处所，谷是完了，而熄火山的小丘冈开了头。老枞树上生着苔藓，从这里俨然俯视着小村落。灰色的多雾的早晨，便听到泰茄的鹿，怎样地和汽笛竞叫。在山间的青的峡谷里，越过峻坂，沿着无穷的铁轨，货车载了煤块，日复一日的爬向亢戈斯车站去。山脊上给油染黑了的卷扬机，在不歇的紧张中发抖，卷着滑润的索子。丘冈脚下，在芳香的枞树林中，造着砖屋，这风景的侵入者；人们在——不知道为了谁——作工；小铁路的机器在歌吟，电气起重机在怒吼。

生活实在是热闹的。

在这种生活中，木罗式加并不寻求新路，但走着旧的，已经几代走稳了的路。时候一到，他便买下绸的短衫，皮的接统的长靴，每逢节日，跑到平地的村里去。在那里和别的少年们拉风琴，和朋友们吵架，唱淫猥的曲儿，而且使村姑们“堕落”。

归途中呢，“矿山的人们”便在田里偷些西瓜和圆圆的漠隆的胡瓜，向峻急的溪谷里用水来浇身体。他们的响亮的，高兴的声音，使泰茄惊动，缺了的月，从岩阴嫉妒似的来窥；在河上，是漂着温暖的夜的湿气。

时候一到，木罗式加也被人摔在污秽的，发着包脚布和臭虫的气味的警察署里了。这是出在四月的同盟罢工的高涨，煤矿的瞎马的眼泪一般，暗的地下水无日无夜地从矿洞的天井上滴下，谁也不想去汲它出来的时候的。

他被监禁，决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，只因为他会多话：他们希望来威吓他，也许能够知道罢工领袖的名字。和玛辛

斯克的酒精私贩子们一同坐在臭的小房间里，木罗式加对他们讲了无数的淫猥的奇闻，但关于罢工主使者，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。

时候一到，他又被送上战场去，进了骑兵队了。他在那里，也象大家一样，学会了对于“跑路狗”轻蔑地睨视。他受伤了六回，被空气打击了两回，到革命前，已经完全免了兵役了。

他一回家，连醉了两礼拜，和一个好的有名人物结婚了，是在第一号竖坑抽水的，虽然不受孕，却是放荡的女人。无论做什么，他都不很估量：在他，觉得生活是十分简单的，毫不复杂，享受些什么，只如苏羌园里偷来的一条圆圆的漠隆的胡瓜。

或者就为了这种性子，一九一八年，他带了妻子，去拥护苏维埃。

无论为什么，从那时起，他被禁止，不准进煤矿去了，因为苏维埃终于失败，而新政府对于这样的人物，是不很看重的……

米式加不耐似的橐橐地顿着带铁的蹄。橙子色的飞虻，在耳朵周围固执地营营地叫，一钻进蒙茸的毛里，便一直叮得它流出血来。

木罗式加骑向斯伐庚的战斗区域去了。明绿的榛树的丘冈那边，克理罗夫加河藏得看不见形姿；在那里，就站着夏勒图巴的部队。

“苏……苏……”闷热地，不会疲乏的飞虻在唱歌。

忽然，起了奇怪的，炸裂似的声音，滚到丘冈的那边去了。接着这，是第二——第三……好像挣断了链子的野兽，在刺柴丛中蓦地飞跑过去一般。

“且慢。”略略收住缰绳，木罗式加说。



米式加将茁壮的身体向前突着，驯良地站住了。

“你听！……在开枪……”在鞍桥上伸直了身子，传令使亢奋地说：“在开枪！……是罢？”

“拍拍拍。”——机关枪的声音，好像用火焰的线，缝合了培尔丹枪的呻吟声和短而分明的日本的马枪的呜咽声，从丘冈后面流了过来。

“快跑！……”木罗式加用了强有力的激昂的声音叫喊。

脚是照例深深地踏在踏鞅里，发抖的手指，揭开了手枪的皮匣，米式加已经跳过瑟瑟作响的丛莽，在山顶上疾走了。

刚近绝顶，木罗式加就勒住马：

“等在这里罢。”他一面跳下地来，一面说，并且将缰绳抛在鞍桥的后面：忠实的奴隶米式加，是用不着系住的。

木罗式加爬上了绝顶。从右边，是远绕着克理罗夫加河，端正到象阅兵式时候一样，作成整然的散兵，走着帽上缀有黄绿色带的小小的一式的人影。在左边，人们混乱着，成了杂乱的堆，在带着金色穗子的大麦里，一面开着培尔丹枪，一面在逃走。愤怒的夏勒图巴（木罗式加因为乌黑的马和尖顶的狸皮帽，知道了那是他）虽在四面八方挥着鞭子，也还不能使人们站下来。看见有几个人，已在暗暗地撕掉红带了。

“这贱胎，在干什么，他们究竟在干甚么呀！……”木罗式加喃喃地说，因为射击，愈加愤激了起来。

逃走过去的最后的人堆里，有一个瘦弱的青年，将手帕包了头，身穿本地的短衣，用没有把握的手势拖了枪，踉跄地在奔走。别的青年们怕将他剩下，看去象是特地在迁就他的步调。人堆忽然疏散，白绷带的青年也倒下了。然而他并没有死——他屡

次起身，想爬，两手一伸，便叫些知不清的什么话。人们抛下他，也不回顾，加紧地跑走了。

“贱胎，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呀！……”木罗式加又这样说，他的手指亢奋地捏紧了满染着汗的马枪。

“米式加，这里来！”他突然用了异乎寻常的声音叫道。

受了伤，浴着血的马，用鼻子作一大呼吸，便和幽微的嘶声一同，跳上了山坡。

几秒钟之后，木罗式加已如平飞的小鸟一般，在大麦中间驰走了。他的头上，吆喝纷飞着火和铅的飞虹，马背似乎腾过了深渊，大麦在它的脚下低声叫喊……“躺下！……Tvojumatj……”木罗式加叫着，将缰绳换在一边，便用一侧的拍车拼命地刺马。

米式加不愿意躺在枪弹下，却在头上流血的扎着白色绷带的，被弃而在呻吟的人的周围，用四条腿跳来跳去。

“躺下！……”木罗式加仿佛要用嚼子勒破马的嘴唇一般，用愤怒了的嘎声叫喊道。

米式加为了吃紧，将发抖的膝头一弯，伏在地上了。

“痛呵，阿唷，好痛呵！……”传令使将他载在鞍上的时候，负伤者便呻吟起来。青年的脸是苍白的，没有胡须，虽然涂着血，却见得颇有些漂亮。

“不要响，孺头……”木罗式加沙声说。

过了几分时，他就放掉马缰，用两手扶定所载的人，绕着丘冈，走马向那设着莱奋生的部队的村落那面去了。

